

Ps：先插几句废话：连续写了几十篇原创《官路弯弯》，本是将十几年来的经验倾囊给年轻的职场中人，不曾想，因缘际会，竟有两家出版联系我。本是涂鸦似的且刻意戏谑的随笔，竟也有出版社垂青，当然，所有的作品是要做大改动的。难掩心中自豪情，特意在此ps。不过，在我细细考虑后，都回绝掉。我比谁都清楚，我在做什么事情，这是一件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，不是需要广而告之的好人好事，但也不是罄竹难书的邪恶事，我行走在灰色的边疆，偏向左，便是悬崖，偏向右，便是人间。我无法持久的把握好那个度，所以，依旧把此地当做我写作的平台，抒发的平台，嬉笑怒骂，不必看谁人眼色，直抒胸臆，无需忌讳众多规矩。就这样，躲在老A的壳子里，时不时来一篇原创，来一篇所谓的经验之谈，不替古人忧，只为新人愁！幸哉。

我工作的县，距离我的故乡县城将近一百公里。所以，我很难做到经常回家。所以，每当周末，本土的职工都回家了，我顿感无聊透顶。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每天都在想找一个女朋友。可是又不甘心一辈子便在这个镇政府工作。尤其是党政办主任一直看我不顺眼，脏活、累活、大活统统交给我干，开始还忍气吞声的自我劝慰干吧干吧干吧，到后来每次他压迫我时，内心的声音总是从干吧干吧变成干他娘啊！

外在不适的工作氛围，让我更专注的学好自己的本领，争取离开这个地方。所以，到了周末，我终于有闲暇时光，我便把扔在角落里的《人民日报》认真阅读，碰到好文章，我剪下来反复阅读。为有朝一日能再参加考试做好充足准备。忽然，我听到我们同级有一个选调生已经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加失落。幸好，我是一个不服气的人，越是逆境，越能让我知难而进。我每个周末都把时间排的非常紧，练字、看人民日报、跑步、和同级选调生交流、时刻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，可是周末的晚上毕竟难熬，空荡荡的政府宿舍里没有几个人。真如《空城》所唱：这城镇那么空，这夜色那么浓！



一年之内，从当初大学里的风云人物，到如今的小角色，走到哪里都无人问津，那种失落之情，在浓浓的夜色里泛滥，挥之不去！有时接到大学同学电话，他在ktv潇洒，他在按摩等等等，我更有说不出的感觉，我也想歌唱，可镇上都TM没一个ktv！我好像一个弃儿，被所有人遗忘在孤岛上，没有人来拯救我的肉体 and 灵魂，我只有自己奋争！就是靠这种不服气的劲头，我写材料写的越来越好，书记的讲话稿镇长的讲话稿，原来都由党政办副主任来写，而今统统由我来操刀。副主任并没有失落感，他觉得终于TM不用再爬格子了，每次我写好后，他都吹捧似的表扬我一番。

我还积极探听县上是否有什么年轻人参加的活动，比如演讲比赛等一切可以在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，终于，七一演讲比赛，我等来了，我参加了，二等奖。第一次我站在台上讲，县级领导坐在台子下听。演讲完了回镇上继续苦闷、苦逼的日子，继续思考如何自我救赎早日更上一个平台。百思而得其解，但是解开也没有作用，我依旧在镇上。这令人愁苦的日子过得长了，我便开始麻木了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，我是既没沉默，也没有灭亡，也没有怒做不平鸣，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在寒冬里期待春天赶紧来临，等春天来了或许生命还可以在温暖的春风中得以延续。可是，我等啊等，春天就是不来。

春天怎么会不来呢？突然有一天，书记打电话让我来一趟他办公室，我惯性的拿好笔记本，以为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办给我。结果，你们懂得，我苦等的春天，来了！县委办借调我过去！！我知道县委办公室的分量。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使劲的掐自己，一遍又一遍的质问自己：这不会是TM一个梦吧。我独自兴奋到天快亮了才睡着。在那个夜晚，我一个人在宿舍阳台上看着城镇，这城镇依旧这么空，因为我心早就飞在借调我的单位。这夜色依旧那么浓，浓的像美人血红的嘴唇！